牧民心書 第一

共十六

牧民心書十二篇條列序次

禮典六條第七

歸裝
顧留
乞宥第四十八卷
隱卒
遺愛
右通共十二篇
七十二條
四十八卷
十六冊每三卷爲一冊

牧民心書卷之一

洌水　丁鏞　編

赴任六條

除拜　治裝　辭朝　啓行　上官　莅事

除拜　赴任第一條

他官可求牧民之官不可求也

事上曰民牧民曰士士者仕也仕者皆牧民者也然京官或以供奉為職或以典守為任小心謹愼庶無罪悔唯守令者萬民之宰一日萬機具體而微與為天下國家者大小雖殊其位實同斯豈可求者乎古者上公地方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者謂之附庸皆諸侯也今大州其地

準上公中邑準侯伯下邑準子男殘小者如附庸其爵名雖殊其職則古諸侯也古之諸侯有相焉有三卿焉大夫百官具焉各治其事其爲侯也不難今之守令才然孤立于萬民之上以姦民三人爲之佐以猾吏六七十人爲之麤豪者數人爲幕賓悖戾者數十人爲僕爲隸相與朋比固結以掩蔽一夫之聰明欺詐彝美以虐萬民然且古之諸侯父傳子承世世襲位臣民得罪者或終身不調或歷世不振其名義至重故雖有惡人不敢不畏服今之守令其久者或至二朞不然者數月而遞其爲物也如逆旅之過客而彼爲佐爲輔爲幕賓爲僕隸者皆父傳子承如古之世卿焉主客之勢旣殊久

暫之權又懸非有君臣大義天地定分其得罪者逃而避之
客去而主人還家其安富自若又何畏焉故守令之難百倍於
公侯斯豈可求者乎雖有德不威不能焉雖有志不明不能
焉凡不能者民受其害毒痛顛連人非鬼責殃流苗裔斯豈
可求者乎○今武人躬謁詮官乞為守令習久成俗恬不知
恥其才謂之能與不能求之者既不自揣聽之者亦不考問
斯固非矣文臣為玉堂銀臺者有乞郡之法下以其孝誠乞
之上以其孝理許之習久成俗以為當然然虞夏殷周之世
必無此事夫家貧親老菽水難繼者其私情誠亦矜惻然天
地公理有為官擇人無為人擇官為一家之養求萬民之牧

可乎為人臣者乞徃萬民以養我父母非理也為人君者許徃萬民以養爾父母非理也若有懐才抱道之人自揣其器可以牧民則上書自薦乞治一郡可也徒以家貧親老菽水難繼為辭而乞得一郡非理也古者蓋有經幄之臣素負民望者偶一乞郡朝廷遣此人不慮其不能郡民得此人胥欣而胥悅後之人無才無德者援此為例其家不貧菽水不匱者亦皆冒沒乞郡非禮也必不可蹈也

退溪答李剛而書曰甘旨之闕雖人子之所深憂者今人每以榮養藉口而受無義之祿與乞墦間而充甘旨無以異也

○又曰毛義奉檄而喜張奉羡之此別是一說蓋毛公本有

高退之志爲養親而屈意故羡之若以非義得而喜之則奉將蠻之而去矣○棄才短家富而乞郡以養親者非不義子如有吏才雖自薦可也
後漢耿純請治一郡盡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遂拜東郡太守
唐李抱真顧將一州以自試初授潞州復徙懷州八年居官百姓安適

除拜之初財不可濫施也
守令俸祿無不排月細剖其數無不排日凡司月司日以用其財者皆非其財而用之者也凡非其財而用之者貪之兆

也守令未到而適者皆不得與分其俸負未離京何爲而用彼邑之財乎其不得已而施之餘不可濫也○令守令辭朝之日掖隸院隸（大殿別監 政院使令）討索例錢名之曰 闕內行下多者數百兩小者五六十兩蔭官武官反寒遠之人或所施不滿其欲此輩公肆詬罵或執衣袂窘辱罔狀 先朝嘗嚴禁政院爲之酌定其數令不得加減雖其詬罵少息其徵索無異貢額大非禮也夫朝廷爲民遣牧當戒其節用以愛民先縱掖隸院隸討索無名之錢以防其挾娼會飲彈箏擊笛之用斯何禮也近臣督之曰爾得腴邑將食民膏其餉內隸非禮也牧臣順之曰我得腴邑將食民膏何辭此費非禮也况

邑例萬殊　闕内行下之錢或有自民庫取用者若是者非縱隸以剥民乎雖然此事宜自朝廷禁斷其出牧者唯有考例二字循常酬應而已將柰之何○窮交貧族姑嫂姊妹或有求者不可不應然帖子之末書之曰上官後十日覓納十日程者限十日五日程者限五日度無事上官然後施行以付邸吏京主入其情境不急者并以温言留約上官後一兩月内自官輸送邸債不可多負也若是者亦須先給帖字書之曰某宅錢饋而使之安心傾信

邸報下送之初其可省弊者省之

新迎禮節一曰支裝封進二曰衙舍修理三曰旗幟迎接四曰風約待候即坊里之任五曰中路問安其弊或有可省者○邸

吏告遣人敎傳令于本邑公兄曰吏房戶長等支裝物種酒脯之外并勿封進衙舍修理待分付舉行上官日境上旗幟只令旗二雙以門卒奉持卽使令他皆除減毋論邑與外村一箇軍卒切勿知委自下討索者另行嚴禁外村風憲約正及千把摠哨官旗牌官之等并勿知委中路問安惟趂半程一次起送物種并勿封進○古者支裝之物鞍具衣資紙幣饍物厥數夥然此新迎之禮頒也受此禮物以敬親戚古之道也此雖美風中世以來郡邑凋殘凡事務從節約故曰支裝可省○衙舍修理則紙物浩費役民役僧其弊多端待我上官量宜修理可也○新迎旗幟例捉束伍軍使之奉持其八邑者

遲留浹旬其不八邑者私有徵斂若值農時益爲民弊不可以不念也○凡村祗八邑遲留皆爲民弊故夙約將官之等亦可省也○新迎之初邑吏問安之伻絡繹不絶畢竟其往來浮費皆出民力上官之後門隸（卽使令）憑藉爲說徵於村里或稱動鈴（卽白手求乞之名）或稱釣鯤（卽佩酒求乞之名）或於契房村爲之（詳見下）或於海島山村爲之故問安之伻不可數也

茶山筆談云新迎騶從之中其最無用者吏房之吏也我之赴任欲奉母攜妻與之偕行則吏房不可少也若我翩然獨行吏房豈不贅哉○邸報下送之初傳令曰官令獨行務要簡省新迎吏房切勿上來但於境上迎候唯刑吏一人兼廚

吏即所云監嗇館吏即行次工吏通引一人即侍童侍奴二人即尺唱騶從二人即驅從房子皁隸三人即使令可即上來除此以外無敢難動○若我事情不可簡省須增人數以少為貴

新迎刷馬之錢既受公賜又收民賦是匿君之惠而掠民財不可為也

按續大典外官迎送刷馬計道里定數見戶典外官供給條西關北關二路之外皆有刷馬州府二十匹郡縣十五匹為元定之數而又以上中下道分三等又以大中小邑分三等其遠而大者加至六匹其近而小者或加二匹京畿有減西關之愽川以西北關之洪原以北皆給驛馬見兵典驛馬條凡刷馬之價始皆

給來均役以來三南沿邑以錢代給（見大典）多者四百餘兩少者三百餘兩而立法之初朝廷慮迎送之時或以刷馬侵民畫給此錢以防其雇令新舊官交遞之時新舊官刷馬之錢又徵於民間或視公賜加倍或與公賜相準習久成俗恬不知恥大非禮也（舊官行無公賜） 君為民憂賜我以馬匿 君之惠又漁民貨所謂葛伯食之又不以祭也新官刷馬之錢必自鄉廳發令非新官之罪也然及其上官之後不以此錢還給民間是新官食之也收者非我食者伊誰尚可以遮其咎乎既不可食無寧早下一令以之明此心於萬民乎

邸報下送日別下傳令於公兄曰新迎夫刷價似於令前兼

已收斂然既有公家之畫給又何收歛於民間然既歛之物還給民間則中間消融亦可慮也諸里賦役之中毋論軍錢稅錢必有數月內當納之物夫刷價已納者當以此移施就其當納之中計除此數勿復來納誠合事宜須以此意自鄉廳發令一一曉喩使各知悉○若其交遞在京而邑不及知則令曰新迎夫刷價既有公家之畫給又何收歛於民間乎愼勿收歛不可添一字○凡新官初出萬民想望風采當此之時此令下去則歡報如雷歌頌先作威生於庶奸猾慴伏發鄉施令民莫不順嗟呼所捨者三百兩錢以三百兩錢買此歡報不亦善乎上下數百年縱橫四千里上官之前終無能發

此令者非人人皆不廉也未經事者不知此例既上官認爲當然故莫知能焉自我爲首倡此義報不亦快乎〇邑例萬殊衙舍修理日傘雙轎等假䩞名目亦或與夫刷價同時收歛問於邸吏邑例亦然宜亦并舉

治裝 赴任第二條

拔去 衣服鞍馬并因其舊不可新也

愛民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儉儉而後能廉廉而後能慈儉者牧民之首務也愚夫不學無識欲以鮮衣細笠好鞍快馬逞其威稜不知老吏覘官者先問其衣服鞍馬若奢侈華麗者哂曰可知若儉朴麤疏者愕曰可畏市童之憐識者鄙之究何益矣愚者錯料謂人慕我不惟不慕乃反嫉之虧我財貨損我聲譽以受人嫉不亦愚乎凡侈皆愚者也

出牧者必由京官其衣服鞍馬必皆粗備遂以此行不亦善乎一物不可以新製也

鄭瑄曰寒士一朝為官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數即欲與膏粱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亦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剥閭閻何以償之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昔赴遂州行裝只三擔罷官仍舊不唯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夫楊誠齋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右丞赴任只携三擔息便行裝去就若此取予安有不慮者乎

皇明海瑞為南總憲初來蒞任止携二笭箵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幬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焉

柳參判詛牧洪州時破笠麤袍橫繫色之帶乘款段之馬敝衾襤褸不稱不梳以此威立蒲鞭不用而奸猾屛息余所睹也

寒巖瑣話云尹參判光顔與余校書于外閣麁袍如齊疏之服其為慶尚監司威行一路 柳參判烱為忠清監司蠟造蜜華以為貝纓列邑震怖服其清儉金司書叙九平生好儉疏布之袍上加羊裘市童笑之其為海南縣監威惠雙行瘧者以禳古之清吏必皆如此廉則損財猶云難行儉則不費豈不易蹈近一武人為海南縣監錦囊蜂細其垂若若康津吏覘之曰觀其囊必淫必貪既而果然此覘人之妙道也不唯

識者能之奸吏猾胥皆能知之豈不可畏哉

繖者蓋也五十年前堂上官必持黑傘此古之所謂皁蓋也近世習俗好白上自大臣下至縣監皆用素傘非禮也黑傘蔽日素者涵日凡守令出外者毋論堂上堂下皆持黑傘唯以臍帷細垂別其品級或別之以朱色或別之以銅鐵抑所宜也雖違衆不可素也

有屋轎青翼帳乃大夫之物堂下官不得僭也　先朝禁令至嚴末有犯者近復襲謬大非禮也車服以庸王者之大柄周禮車有六等服有六等隨其命數以別尊卑有屋轎青翼帳之限品設禁亦此遺意不可犯也漢法唯長吏二千石得

阜蓋朱旛黄覇為楊州刺使治有異績詔賜車蓋特高一丈以彰有德蘇亮為歧州刺使特賜路車鼓吹以勸治理不賜而乘何以勸矣令也小縣令長咸乘屋轎國之所禁私自犯之以自表 其榮貴國綱王章至是而益蔑如矣○武臣必乘鞍馬亦朝令不可違也

白軒李景奭録觀雪許厚之言曰（許公遠持平）監司乘轎寒月則垂帳暑月則去帳以傘遮日而已令人三面褰帷此上僭乘輿也其言悚然○案國典雙馬轎唯觀察使及二品以上許乘而又云曾經丞旨及義州東萊亦許乘（今濟州牧使亦乘之）則三品以上亦雙轎也然三品非奉命不乘雙轎余謂雙馬轎有弊

唯相臣正卿乘之亞卿及下大夫乘有屋轎似宜也雙馬轎
亦褒三面許公之言恐未必然

潘子真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
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
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
一馬故為五馬遯齋閑覽亦云○案古之太守巡行縣邑即吾東之
監司也今小縣令長僭稱太守欲以五馬備文亦非矣

馮元常任浚儀始平二縣皆單騎赴官○魏崔琳為鄴使令
徒步之官○野人迂談云國中則官員迎送之際不給夫馬
官員只領文憑赴任則官吏儒生耆老人民出郭迎接而已

同行者不可多

子弟一人宜從行○近俗有所謂冊客以掌會計非禮也宜除之許下屬客隸若我之札翰荒拙宜携一客以掌書記傔人者官府之大蠹也切不可携如有功多者宜約厚贈○奴僕不可携只許一箇內行時隨來○總之子弟以下不可與官屬接語新迎吏來之日召首吏約之曰子弟以下可以接面不可以接語子弟有語汝不得不答罪在子弟其餘偶一接語汝則有罪吏隸接語汝不能禁汝則有罪○乃飭我人毋得犯禁其有犯者必罪無赦

許鎡為嘉善令廉介剛直來任只携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

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
自温矣○案此太刻薄不近情不可效也
趙清獻任成都攜一龜一鶴其再任也屏去龜鶴只一蒼頭
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流
楊繼宗知嘉興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考滿九載終不
以家累相隨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其告示有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
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人皆焚香禮之○唐侃知
永豐縣之官不攜妻子獨與一二童僕飯蔬豆羹以居久之
吏民信服○謝子襄為吏廉謹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

已上明史

衾枕袍襕之外能載書一車清士之裝也今人赴縣者唯曆書一卷見携自餘書史一不入裝為往當多得財帛歸裝必重即一卷書籍亦能為累也嗟乎其心計鄙陋至此又惡能牧民如法哉文士居官自有鄰近士流質問送難下此一等即勸課時藝考古覓題須有書籍下此一等或鄰歡會遨遊山水簽韻賦詩須有古人詩卷况田畝賦役賑恤刑獄不考古籍何以議之有南邊荒風氣絕殊疾病相嬰醫者難得醫書數種何可少也邊塞乘障朝夕待變卯戚繼光俞大猷王鳴鶴茅元儀所編諸書又不可不常常披

間載書一車所不可已也歸之日不帶土物以此車歸豈不清風滿路哉

辭朝（赴任第三條）

旣署兩司乃辭朝也

續大典各道都事守令初除者幷署經曾經侍從及堂上官幷勿署經兩司備二員擧行（兩司雖未齊會一司備員則先行）過五十日未署出者啓改　監察時已署經則雖初除守令更勿署經

案署經者列書內外四祖（幷考妻四祖）考其痕咎有無（亦考己身痕咎）以定可否者也有　特敎則一司除署經令蒲文而已

經國大全守令講四書一經大明律經國大全（通編云三冊不通者汰去）

三次不進者亦同○一不通兩不進者兩不通一不進者亦汰去製述治民方略今廢○案古法最重守令未除而有薦舉既除而有署經又講經律以觀其才識今此法應文備數有名無實關茸無文者咸進無礙矣今惟白徒入仕者有出六品乃應講之

經國大典每歲孟春東班三品以上班二品以上各薦堪為守令萬戶者并無過三人○若犯贓污敗常之罪則并坐舉主○案薦舉之法今雖存羊既犯贓污不坐薦主亦何益之有矣

歷辭公卿臺諫宜自引材器不稱俸之厚薄不可言也

邑俸雖薄要之十口無飢去者送者宜論邑弊民瘼其俸之

曰腴曰瘠邪耶言也賀其腴者宜答之曰想多不正之物何足喜也憂其瘠者宜答之曰要之十口無飢何足憂也　宰相臺臣有曾經本道監司及近邑守令者則宜詳問風俗弊瘼仍請矯救之策務要至誠求助不可草率應文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曰旣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歷辭銓官不可作感謝語

銓官爲國用人不可引之爲私恩守令循格得官不可舍之爲私恩一席相對不可語及於注擬若銓官自言但當答之

日明公誤舉匪材深恐債事他日貽累於明公也　令武臣出宰者歷辭銓宗必請所求銓官佯求薄物守令更請厚遺反其上官公輸貨賂以為當然廉恥道喪一至是矣先輩無此風

金參議汴光以前騎郎窮居鄉曲不求仕宦尹某為三銓差龍岡縣令其後尹有女婚送馬求助金答書曰貧則相賙人事之常第念嫌疑之際君子所慎鄙人於公前無從游之舊後有薦拔之力雖有名之饋非貨之取不知者必以為言區區數十年所自守者一朝喪失豈不亦累清德而損令譽耶虛辱來使還切愧悚

新迎吏隷至其接之也宜莊和簡默

新迎首吏囊中例有小冊子名曰邑總記俸錄米錢之數翻弄取贏之法種種條列來現之日出而上之牧者受之欣然動色條條詢問以知其妙理方法此天下之大恥也吏上之日宜即還給默無他語仍飭子弟親賓切勿討看○厥明日朝召首吏問邑中巨瘼一二事既聽默然不答若其巨瘼在所必筆者歷辭之日須與曾經監司者議其釐革之方○對新迎吏隷不可輕率損體亦不可矜持自重莊而能和則可矣唯默然不語爲無上妙法

朴錦洲炡新除南原府使新迎吏私通本府曰年少學士不

言不笑兀然端坐其中不可測一時傳誦以此為錦洲畫像
贊（晦隱集）
飭子弟奴婢勿敢與吏隷接語申嚴約束○朝謁既畢即刻
放還邸家勿令復來厥明亦然雖一箇通引（即侍童）亦無為也
（留之則閭門動靜先自猜度丁遠來之人亦合休息）召首吏約曰歷辭之日宰相有
以縣吏名字託我者上官之日重者除籍輕者汰任
辭陛出門慨然以酬民望報 君恩毅于乃心
陛辭之日守令七事或誦之於 榻前或講之於政院不可忽
也殿陛升降之節 進席起伏之體宜與知者熟講庶免顛
錯

高麗史辛禑元年教守令考績以五事曰田野闢戶口增賦役均詞訟簡盜賊息先是顯宗九年定州府員奉行六條一察民疾苦二察長吏能否三察盜賊奸猾四察民犯禁五察民孝弟廉潔六察吏錢穀散失辛昌即位趙浚上書請以田野闢戶口增詞訟簡賦役均學校興五事巡察州郡為黜陟之本

本朝經國大典增為七事農桑盛戶口增學校興軍政修賦役均詞訟簡奸猾息

唐書循吏傳序云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臨軒冊受其受命之日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

徐居正上疏曰伏覩 聖上慎簡百僚尤重守令之遴選必政府銓曹同薦有文理吏治者視品秩幹局而量授之遣必

引內殿溫諄告喩勉以五事有十考皆居上者必超擢而用之內官無此例盖重之也　案徐四佳是世祖朝人而循云五事則守令七事盖　成宗以後之所改定也

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即萬里也

紫錡菴漫筆云昔余爲谷山都護（嘉慶丁巳七月）辭朝之日入對于熙政堂　上曰古法守令貪婪不法反罷輒不勝任者銓官有罪故中批除授者益加慎畏謂不可歸罪於銓官也予以中批屢逢愧悔今又不戒添書落點（時銓曹以他人注擬自上添書余名）無

興於中批矣其任善做毋貽予羞臣惶汗浹背至今不敢忘
此諭也
辭陛至　闕門外即回身向　闕之心自默語曰
主上以千萬口赤子全付我小臣俾字以牧小臣其不欽承
死有餘罪乃轉身上馬
移官鄜州便道赴任則無辭朝之禮
此所謂除朝辭赴任也只得省弊而已非日覲班瑞之古意
也
唐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鄜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
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

人為百姓害故欲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刺史不得外佚之詔令也）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綢汗透重裘

牧民心書卷之二

啓行 赴任第四條　　洌水 丁鏞 編

啓行在路亦惟莊和簡默似不能言者

行必早發夕必早息上馬而天始明下馬而日未落則可矣

○台首吏約曰下人既食乃上進支(郞尊者之飯)上馬而東始明則可矣知此舉行○不違下情者先為約束早起促飯旋郞上馬下人受飯不食而起者多矣○勿驅馬驅馬則知性之輕躁○徑路曲折處勿回顧回顧則吏屬騎馬者雖泥下馬亦可念也不惟不回顧隨勢轉頭使得容身可也○在路吏雖有不申船者勿責焉默然似不能言者

在路每日三時之飯其敎畜一羹一齏（卽沈菜）一醬之外毋過四楪四楪者古之所謂二豆二籩也食於店廚勿減於此數食於行廚（卽所謂支應）毋增於此數其所用物種聽下輩所爲不可細言所費多小切不可問○若殘縣薄錄如木川燕岐之類宜以二楪爲式

東俗在行有勸馬聲非不囂之義也行至郊台首吏約之曰勸馬聲吾甚惡之過村一聲而止過邑入邑出邑入站出站無過三聲若踰此數汝則有罪○詩云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君子之行其嚴肅如是也東俗喜置群騶擁官雜聲亂發民之望之無甬穆威重之象凡儼恪淵愨之人必不喜此聲也

為民牧者雖在馬上宜運智凝神以思便宜之政若一向浮
動安有沈細之慮哉
呂惠卿知延州道出西都程伊川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
識其面朝經吾門且一覘之既而問之過去久矣伊川嘆曰
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所謂整肅立
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行至邠台首吏約曰路逢士人士人為我下馬而汝等不下
馬汝則有罪雖徒行者若明知為貴族汝等下馬其或有言
汝則有罪　近世吏習自驕甚至朝官名士過官下馬而陪
吏橫馳不顧守令庇護不戒以此之故積受訕罵者多矣約

束宜至嚴

在路吏隷有罪過其細者偶誤者并略之其大者故犯者台刑吏附過襲上官三日台而責之逐并赦之可也千里同行者在路箠扑狼藉既到行罪勿赦非人情也唯罔赦之罪不在此限

在路有留邑公凡文報但當題曰到付式曰知悉不可張皇論理若有要務令首吏私通　在路有邑民訴牒但題曰待上官來訴不可論理

道路所由其有忌諱舍正趨迂者宜由正路以破邪怪之說

盧遵為全義令視其城塞北門鑿他處以出問之其門人曰

餘百年矣或曰巫言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
欋竭其餼饋者欲田其逵故塞之適曰是非恬且誣歟賢者
之作思利於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
入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
南史夏唐詳爲相州城南有峻峰人言刺史登此峰輒解職
以此無人往到詳乃於其地起臺迎僚以示輕任之志
孫舜孝爲嶺南巡察使寧海有西江嶺俗云使星若初踰此
嶺則必有凶事人皆避之公直到嶺上白古樹而題詩曰汝
揖華山兮萬歲我將綸命慰彫氓箇中輕重誰能會白日昭
然照兩情因改名曰破怪峴

廨有鬼怪吏告拘忌宜并勿拘以鎮煽動之俗

東漢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為亭長所殺明朝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怪前尹不敢居之廣後於壁穿中得狸殺之怪遂絕

梁傅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内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自是郡遂無患

趙克善為沔川郡守將之任吏以拘忌請從迂路以鬼怪請

移衙舍又請擇日上官皆不聽○又唐李吉甫我朝李緯回
皆承前官之喪不忌舊廨見下解官篇隱卒條今略之
歷入官府宜從先至者熟講治理不可諧謔竟夕
既入本道其列邑守令皆有僚誼苟非嫌家宜直訪見不宜
戞過以自驕也况彼居官既久其風謡物俗反新幹舊瘼必
有可問者新至者可不自廣其耳目乎

上官前一夕宜宿鄰縣

治縣訣云上官前一夕宜宿鄰縣不宜宿本縣境内盖新官
之行從者迎者人數甚夥宿於境内則部民受弊○或境上
亭院除其徭役專應此事者不必毋念問其衰盛許從便宜

上官 赴任第五條

上官不須擇日雨則待晴可也

入莫不擇日有封庫而罷者暗行御史摯去貪官必封庫有貶下而罷者有遭故而去者前者不驗又何蹈焉每見新官既到近地或日行一站或全日滯留以待吉日其在邑吏屬竊竊然笑之逆知其不慧其從行官屬思家心急而坐費盤纏皆詛其災厄吉不當詛究何益实唯上官之日風雨晦暝無以新民之耳目少俟淸明可也

旗幟有弊故只用令旗二雙已見上其餘官屬迎候之禮并許如例○入境飭勿驅馬其路傍觀者飭勿禁除入邑益勿驅

此示民以重之道也〇在馬上勿遊目勿側身衣冠嚴整此
示民以莊之道也
到館外改服入庭行望 闕禮俯伏少傾心自語之曰殿下
明見萬里 天威不違顔咫尺小臣敢不祗敬
殿下以赤子萬命全身我小臣小臣其敢不牧之唯謹扵是
興而退

乃上官受官屬參謁
召座首坐而語之曰不急公事待出官（上官三日乃出官）如有時急
公事雖今日明日勿拘稟定可也〇公署宏美勿言好公署
破落勿言陋左右器用百物或美或惡并勿開口一切含默

目若無睹者口若不能言者肅然無譁使府中如水

上官之饌宜用特牲之品其爵一献（酒一盞）其食二簋一（餠麪各一器）

其羹三鉶（皆於雜菜和以肉汁乃為羹）其肉三俎（熟肉一楪燒肉一楪魚膾一楪）濡物四

豆（菜二楪魚肉二楪）乾物四籩（果二楪餻餬一楪粳粉之食一楪）不可加也〇子弟

或親賓從行者宜用特豚小品其爵一献其食一簋一鉶一

俎二豆二籩不可加也〇若残縣薄俸其上官之餠宜用特

豚三鼎其羹一鉶二豆二籩餘與特特同〇先王之禮飲食

有五等一曰太牢二曰小牢三曰特牲四曰特豚三鼎五曰

特豚一鼎其籩豆簋鉶各有恒數散見於三反春秋傳其文

詳載余祭禮考定第二卷古者大夫祭以小牢其食特牲士

祭以特豕其食特豚不可踰也夫禮者天理之節文祭祀燕享凡所致愼其名與器不可加減輕棄其禮者必輕犯其法故君子重禮○行至中路禎以此禮書付首吏使之私通可也○凡俎載其高毋過二寸籩載其高毋過三寸(或二寸)豆載其高毋過一寸(并以周尺論)

從行吏隷限三日給由首吏則否○台首吏首校約曰朝仕用天明參謁禮畢日始出可也(其起在未明)放衙在二更開門之後麥飯熟可也(冬夜宜差晚)每到天明侍奴告朝仕時至我則開戶(侍奴卽及唱)每到二更侍奴告放衙時至遂下退令今日知委使各知委其或愆期汝則有罪○朝辨色者古之禮也郡縣

雖小朝禮宜然每見守令興居無節日高三丈者熟睡吏
校百執事集於門外彷徨榆柳之陰訟民稽留遂棄一日之
傭百務停滯萬事頹隳甚不可也或其起太早者吏亦病之

○雨雪泥淖可除參謁

參謁既退穆然端坐思所以出治之方寬嚴簡密須定規模唯
適時宜確然以自守

治縣訣云君子臨民當先取吾性度之所偏處矯揉之柔懦
者以強矯之懶慢者以勤矯之偏於剛者以寬大矯之偏於
緩者以威猛矯之必取丘濬大學衍義趙善璙自警編薛文
清從政錄等書其嘉言善行心所悅服者常常紬繹反覆體

行以澄其本源又以大典受教輯録決訟類聚無冤録種德篇疑獄集等書先事研究皆可以得力古人教人醫術使每日平明先讀孝經論語亦此義也

順菴政要云千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風一省之内山海殊宜一縣之内邑村異尚腴瘠之地民心詐僞農穡之處民心質朴治民者當審勢而處之耳昔柳仲郢為京兆尹北司吏入粟違約杖殺之政號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師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都邑之治惠愛為本崔鄲治陝以寬後鄂以猛曰陝土瘠民貧撫之惟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非用威莫可張詠治蜀初以嚴後來知民信已遂

易嚴以寛此皆因俗而知變也

厥明謁 聖于鄕校遂適社稷壇奉審惟謹

是日未明而起炬而行執燭以行禮〻畢上 殿奉審又適

東西廡奉審○出坐明倫堂白參禮儒生相見答拜雖西北是日不可不答拜與儒生約曰時任齋儒不得不相見然四孟朔焚香余

當親行春秋釋菜余當親行此日可相見又以時設塲試士

齋任禮當押班其日當相見或有民事邑弊欲知物議余當

白之其日當相見諸君無得到官門請謁旣還白禮吏戒之

曰約束如此汝其知之無得通謁

遂適社稷壇以朝服奉審分遣禮監即官廳別監于厲壇隍壇奉

審以來〇一邑之鬼社禝最大近世守令全不致謹甚不可
也厲壇隍壇雖不窮往牧者百神之主也新到之初宜有禮
意遣人奉審可也〇遂還受參謁

莅事 赴任第六條

厥明開坐乃莅官事

上司報牒其應循例者隨即成貼押署打印日成貼其可論理者須取吏草修潤成文使之改書○民間發令者一字半句不可信手成貼須考下文六典三十六條六之三十六一一查檢明知其無一毫奸僞伏於其中然後乃可成帖其或可疑者勿恥下問台首吏該吏委曲採訪明知本末然後乃可成帖每見一等愚人佯若曉事恥其下問混沌吞疑署尾惟謹墮於術中者多矣○其或本邑謬例流來已久全不合理其期限不迫者留之几案姑勿成帖以圖釐革其期限已迫或事多縈

糾不可猝寢者姑且發令徐圖釐革
凡在道付過者是日推閱并宜戒飭放送不必笞治其或囚
獄者因之以待後日凡上官十餘日之間不必用刑中外傳
聞似君壹於寬厚而不能剛猛者乃住

是日發令於士民詢瘼求言

下帖于境內士林及大小民人曰行縣令為知委事官以匪
材謬蒙 國恩來莅玆邑夙夜憂懼未知攸措其有舊弊新
瘼爲生民疾苦者一坊中識務者五六人齊會一處商議條
例具狀以來或一邑之通弊或一坊一村之偏苦者各書一
紙總之一坊各具一狀自今七日之內一齊來納其或吏校

豪右之所厭聞者慮有後患不肯顯言則非下車詢訪之本意各用薄紙糊封外著標識并於某午刻同時入邑同時入庭面前親納若有一種奸民入邑逗留改換剛拔者當有嚴懲其各知悉採訪雖易釐革極難可革者革之不可革者因之而已今日毋或浮動他日毋或失望其坊里私弊如或挾私虛張隱其實狀飾其浮言者終亦有罪并須惕念○新官莅任例有牛酒松三禁申嚴之令此文具也亘勿之

朱守始至南康榜諭文云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授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将使之宣明教化寬恤

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件○一役煩稅重有能知得利病根源次第合作如何措置○一前代孝子司馬氏熊氏皆以孝行顯又有義門洪氏屢世義居嫠婦陳氏守節不嫁請後世脩行不愧古人○一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案朱子此文一曰食二曰教三曰學君子之於小民也必先養而後教之而後學焉斯其義也

沈從齋大孚爲星山縣監榜示城門曰持身清謹聽政公平太守事也太守勉之敦孝友聽約束無廢法令百姓事也百姓勉之

是日有民訴之狀其題批宜簡
治縣訣云民狀所告不宜嚴判宜令兩造對辨不可以一偏
之言徑先論斷鬪毆來訴者尤不可信聽其言輕許推捕
又曰訴牒酬應本是末務精神有限不可盡詳埋頭沒身何
事可做須就民訴諸事分爲數種乃作例題套語以授刑吏
乃選刑吏大邑四人次邑二人令受民狀分類作編題此例
語而某日之左自書姓名以備後考以防奸僞則雖日掃萬
牒亦不難矣假如田土奴婢之訟則例題曰兩隻各持文券
兩造對辨若春分已過而田土是訟則例題曰田訟非時待
秋分更訴若年事告歉而奴婢是訟則例題曰凶年推奴國

有禁令待秋更訴若仰役奴婢目前逃亡境內隱接者不在此限若債錢是訟則例題曰負債者無信兮徵債者太濫兮兩造對辨若負債者農夫而時當劇農則例題曰窮春徵債有違事目待秋更訴若負債人是商賈行舡不在此限若田主奪耕佃客來訴則例題曰田主受嘱若田主豪富而貪佃被奪則令刑吏抽稾之兮佃夫惰農兮本里諸上戶俗所云頭民公議平決俾無更訴若溝渠爭水弱者來訴則例題曰擅壅者豪強兮偷灌者奸詐兮本里諸上戶公議平決俾無更訴若里議不公致有更訴則上戶論罪無或遺漏若雇奴雇主爭其雇價奴者來訴則例題曰雇主無信兮雇奴有罪兮自本里公議平決使之加給俾無更訴若本里上戶若鬪毆被傷親屬來訴則例題曰如果

重傷其犯人自本里嚴加拘禁以待辜限(三十日)辜限既過自本里公議押送以聽處置(著本里上戶)若云命在須臾則例題曰傷處摘奸如果危急自本里招風憲領將等查其正犯次犯結縛押送以聽處置(著本里上戶)○諸如此類咸作例題以授刑吏唯其事情特殊不可例題者令刑吏抽而上之我乃詳審另用特題猶不可徑先論理咸使之兩造對辨○案小縣閑官不必用此法

茶山筆談云田稅加卜(卜者負也加卜者幾負加出)戶主來訴則例題曰此事須有大查覈一番令姑退去以待傳令即令刑吏錄其姓名錄其要語列于一冊○軍額既免(有頃役之題)令又徵布免

者來訴則例題曰此事須有大查覈一番今姑退去以待傳令即令刑吏錄其姓名錄其要語列于一冊〇還上出秩徵所不食冤者來訴則例題如上法鈔錄如上法〇後五六日訴者益多乃於間日特召該吏（田吏軍吏倉吏等）出示小冊直於面前查其根脉首鄉首吏使與同查其或易辨者即令釐正其或有奸者即令首實若復吞吐飾訴即行決罰（軍額既免實未塡代者令軍吏及風約納布）傳令于本民以告釐正〇治縣訣云民之來訴以有冤也軍布有訴是吾軍政之未善也田稅有訴是吾田政之未善也傜役有訴是吾之不能平賦也倉穀有訴是吾之不能理財也侵虐有訴是不能擊豪也漁奪有訴是不能束

吏也觀於民訴而我之治不治可知矣為政者能正其大綱則民自無冤又何訴牒之紛紛哉

治縣訣云民之苦樂治之得失不係于訴牒之題判惟其大綱能正則小小題判之臧否不足論也田政也軍政也倉政也徭役也戶籍也賑恤也此六者為治之大綱於此六者能運智設法吏無所容其奸民莫不被其澤則訴牒其自稀矣

是日發令以數件事與民約束遂於外門之楔特懸一鼓

行縣令為知委事官民之間宜有約束後錄條列一一曉喩一一詳審依此遵行毋或違越其有違越者嚴治不赦其各惕念

後録條件〇一民之訴牒不必一一親呈其緊急者本人來呈其閑漫不急者書付風約令於入邑之日并受官題或其里中有持訴牒入邑者亦許順付雖一泯呈十人之牒官府不拘〇一聯名等訴之牒等訴者齊籲也方其會議也雖十人同署方其持狀而入邑也另擇解事者一人使之獨行若係大事或二人入邑或三人入邑雖極大之事三人之外無得加人其往來酒食之費無得濫下以為民苦如是約束之後若有多人隨入邑中潛伏主家但其入庭之數佯遵約束又其酒食之費或有過當必有後悔其各惕慮發令之後或有一坊來訴大事密遣人偵于坊所若有落後者捉而治之〇一失物失券及失去人口牛馬欲得立旨

者須具本里上戶文跡或風憲報狀粘連來呈○一持訴牒來者勿見刑吏勿問門隷即使令直自外門逕入內門親納于窓前則刑吏門隷追後入來俾無壅遏之弊猶有壅遏則外門之楔特懸一鼓或晨或昏或於不意之時來擊此鼓官當招而問之以此知悉○一訴牒之題使之兩造對辨者若自下私和則都無事矣若既不私和又不就訟使原告者有拒逆之訴則官不得不發遣邸卒面主人甚者或發門隷或發軍校若是則閭里騷擾極矣凡拒逆不來者必當嚴懲以靜閭里訟理雖直罪則治之以此知悉若有一種奸民初不示題誣云拒逆對辨之日此奸乃露則其所嚴處又當加倍以

此知悉○一官傳令其時急之事當委遣邸卒其不急之事
或順付於風約或順付於訟民以靜閭里傳令內事必及期
舉行然後乃無遣卒發差之弊民拒逆官令遲滯官令致騷
閭里者必罪無赦
治縣訣云立旨有數損毀失文券請出立旨者或稱火燒或
稱盜奪其稱火燒者須憑鄰保之牒其稱盜奪者憑須鄉甲
之報即所云面任奴婢在逃者須考戶籍其名不載則不可準也
棺材搬運者或係禁物其根末詳則不可許也乞以冠名代
其兒名者欲幻弄於軍籍也乞以正軍降為保人者欲變通
於番次也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今之為牧者但見民狀之末

有主旨二字不問虛實一槩題準疏脫甚矣　余謂大邑訴牒雲委山積必欲一一詳審反成拘牽吏民目之以狐疑亦未爲善能於行雲流水中時拈一張發其奸僞斯良牧也

雲谷政要云民之來訴者如入父母之家親熱傾倒洞徹無碍而後斯可謂民之父母方飯方沐亦勿閽禁其或違約者閽者猛下三四杖（方如厠不得不少停）

包拯知開封府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拯大開牙門入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金孟昊累典郡縣持大體不事苛細洞開外門民之有疾苦者皆令造庭直訴無不自盡其情

冦準知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其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

种世衡知武功縣人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牒入里但以片紙榜縣門皆知期而至

真西山知泉州聽訟不遣郡卒唯揭示姓名民自詣州對訟

張横渠為雲巖縣令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知

官事有期期之不信民乃玩令期不可不信也

凡御衆之法必先明約束三令五申又必寛其期限令可周旋而後其犯者如約乃無辭也

胡大初曰凡事非信不集况一邑之事至爲總〻一令之威無甚赫〻乃使期限不信號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情理各殊再展三展（謂退限）三展不行厥罰宜嚴○又曰去縣五十里以上限七日則以下限五日先考遠近預立規式又令直日廳吏就案頭隨即抄記以俟稽察其違者罰之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权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

曾鞏領州度緩急與之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敎乃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謂期促）聽縣自言別與之期違者行罰無赦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

徐九思為句容知縣訟者扶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為之期逾期令里老逮之而已官隸莫至鄉落

是日作適曆小册開錄諸事之定限以補遺忘

朱子曰當官須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即句之未了即敎了方不廢事

象山錄云獄囚有記名之曰囚徒刑吏修之（例本然）徵輸有限名之曰限記該吏修之（以下余所為）追呼有期名之曰期錄侍童

修之（出御子捉民）上司督責厥有定日名之曰聰録首吏修之（如上）
（納卜定之類）諸如此類悉宜有記録逐日展看以自提醒也
厥明日白老吏令募畫工作本縣四境圖揭之壁上
治縣訣云圖中川流山脉務令酷肖東西南北及四維方位
宜各標別鄉名里名（俗以鄉爲面）亦各題識四距道里之數諸付
衆孤之形大路小蹊橋梁津嶺亭店寺刹之屬具宜昭列此
可以察謠俗揣事情亦可以知吏民往來所由也○案此圖
最緊本縣若無畫工聘於鄰縣雖拙無傷也須令老丞老吏
老校之等照管作圖而吾東地圖不問長短皆作方形不可
用也須先打經緯線每以一格爲十里東距百里則十格在

東西距十里則一格在西不必使縣治坐於中央也百戶之村雖難盡猶須作稠密之形知其爲大村一戶二戶之介於山谷者仍令涌落知其有人所居屋大家亦各標別知其爲豪戶可也

印

印文不可漫滅花押不可草率

篆文模糊則吏奸易售故吏屬爲之謊曰改印者速遞於是愚憨不慧之官決信此話不敢改鑄乃以沒字之碑亂揭不畫之卦於是南瓜之皮翦箋之片皆足以爲牒爲帖爲契爲券後之人何以辨矣上官之初見印文不明卽敎禮曹以當改造不踰旬月可也○花押亦然若畫法疎拙箇箇不侔則

奸弊生矣如欲察物不可不留心也

是日刻木印幾顆頒于諸鄉

木印之大宜方二寸用周尺刻文曰某山坊鄉會所之私印○鄉村風約都無印信其報狀之上於官者或多中間僞作其踈牘如是也宜用木刻爲信搨之以墨不必用朱其或一鄉之民會議有狀亦可通用故不云風憲之印然宜令風憲主之○印旣成頒而約之曰不打印者勿施

[illegible]

牧民心書卷之三

洌水 丁鏞 編

律己六條

飭躬 清心 齊家 屛客 節用 樂施

飭躬 律己第一條

興居有節冠帶整飭莅民以莊古之道也

未明而起明燭盥洗整衣束帶黙然危坐涵養神氣少須乃繹思慮取今日當行之務先定先後次第首治某牒次發某令皆歷然在心乃取第一件思其善處次取第二件思其善處務絶私欲一循天理

昧爽滅燭一直危坐天既明侍奴告時至已見前乃啓窓受參

謁〇黑布笠者本係行路蔽陽之物既非燕服尤非公服臨民者宜常著烏紗帽青敞衣今京官入直者皆然外官何獨不然〇若遇大坐起宜著團領袍鞓帶黑靴坐椅受謁〇若因武事有大坐起宜具戎服(虎鬚笠紗帖裏)佩釼〇或見樂踈放厭拘束者單著駿巾夾袖衣或不網不韈以臨吏民大不可也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古之道也威儀既爽民罔攸則何以濟之〇至夕放衙秋冬宜差晚春夏宜差早(已見前)

胡大初曰一日之事在寅今日有某事當决某牒當報某賦某色當辦某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

呂公著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業牘黎明出廳次民訟退就
便坐宴居如齊賓寮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
凡典六郡以為常
唐爽擢卿勤政廳前一大桐樹曉則群鳥翔集以此為出廳
之候呼為報曉鳥時人美焉
韓祉為監司日未明盥洗冠袍出坐座側不置枕几懶衆聳
身反趾拱手以坐終日無傾搖雖寢榻未嘗憑與之處三年
者未嘗見其疲倦欠伸之容晚飯了常步後庭其折旋虧劃
然如矩終始如一
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紬被放衙○文潞公在榆次

縣題銜數云如今幸有黃細被努出頭來聽放衙蘇軾詩云看君擁黃細高卧放晩衙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即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安眠明日必求以稱之者○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之謂矣

趙抃任成都日所為事夜必衣冠拈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也○此君子戒慎恐懼之工真正門脈

公

事有暇必凝神靜慮思量安民之策至誠求善

朱子曰吳濟公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榮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

於異論然試之畧有驗豈周子所謂主柙者耶

程伯子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楊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了撻人

張九成字子韶為鎮東判官究心吏事人不能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

治縣訣云居官之要畏一字而已畏義畏法畏上官畏小民心常存畏無或恣肆斯可以寡過矣

政要云居官有三字玄訣一曰清二曰慎三曰勤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

所未盡也○每遇一事毋得循例施行必於法度之内思其便宜變通以圖安民利民或其法度非國家典章而顯不合理者不可不釐革

韓魏公爲開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今人以玉堂銀臺出者妄自驕重不親細事乃曰文臣治體與簽官不同唯碁局詩篇以自娛樂委政丞佐以病生民凡如是者宜觀此條

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

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鄭瑄云天非私富一人盖託以衆貧者天非私貴一人盖託以衆賤者貧賤人食力營羹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寛富貴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入消受天之督過更重

韓祉為監司每幕賓入朝推副盤賜之酒既行問吾昨日所為有何過差對曰無有則正色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十數人竟見豈必一如吾見諸君第言之言之而是則當從之非則互相覆難亦不無所悟矣日間以為常諸裨預講入告所言果是則雖至重難改之事翻然舍己而從之常曰天下事

非一人所可為也

毋多言毋暴怒

為民上者一動一静一語一黙在下者皆伺察猜模由房而門由門而邑由邑而達於四境布於一路君子居家尚當慎言况居官乎侍童雖眇少侍奴雖愚蠢積年在官如鐵百錬皆機警巧慧伺察如神纔出官門細細傳洩余十餘年客居邑底知其情実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云用戒不虞慎爾出話為民上者不可以不謹也

鄭瑄曰身為民牧則此身便為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

慎○又云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
須點檢
包拯尹京寡言笑人以其笑比黄河清
出牧者本有恒言曰此士人心極惡出于西士者爲此言出
于南士者爲此言出于東出于北者亦爲此言天理本善豈
有八路之民其心皆極惡而我獨善乎孟子曰愛人不親反
其仁禮人不荅反其敬盡亦自反之爲智乎陸象山曰西海
東海心同理同此士人心豈必偏惡乎况我者客也彼主人
也以孑然一身投諸衆楚之中詈之曰人心極惡非自孤之
道乎四方風俗或各不同不與我熟未免拂心以此嗔恚亦

亦少見而多枉也收遇一惡人罵之曰此土人心淳朴汝乃
滑之其罪甚重則衆人皆悅收遇一惡人罵之曰此土人心
極惡乃有此事則衆人皆怨自我失言以逮衆怨不亦愚乎
况其所謂極惡者皆米鹽小事瓜菜微物而虐民犯法者不
不在所怒又何以服衆心矣古人以齊魯待蜀人况本非蜀
人者乎

呂本中童蒙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誡以守令吏刑罰
之權凡有命令左右有順無逆若稟其暴怒輒施刑罰其不
中者多矣　凡暴怒為病者宜於平日誓心立法以三字銘
書于所肺曰怒則因於是當其怒發之時猛悟力制即把把

入下獄囚禁或思之經夜或思之三日未有不怡然理順處
之得中者也又凡暴怒之人其發既暴其解必速所謂飄風
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也不遠而復其侯不難人用免禍我以
無咎不亦善乎

鄭瑄曰怒時言語都忘體面怒後思之自家鄙瑣肺腸全被
人覷破了

韓祉為監司未嘗有疾言怒色一日杖人不過二三而府內
外肅然但聞履聲躡躡人人戰慄巡歷所至不待禁喧而寂
然若無人令行禁止莫知其所以然也

御下以寬民罔不順故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吾何以觀

之

又曰寬則得衆人有恒言曰居官莫如尚猛此俗語也先設一猛字在胷中即其存諸中者已自不好何以濟矣有罪則罪之我之用刑各當其罪而已何必尚猛詩云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嘉二字氣象最好余昔在朝每見公卿大臣其辭色大抵柔嘉後世之人不如古人而亦以柔嘉者致遠得衆其怫鬱暴戾者多中途而蹶余以是知柔嘉爲好氣象也詩云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仲山甫之德也然詩云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仲山甫豈遂柔懦者乎唯其平日辭色柔嘉溫恭而後能不吐剛不畏強此理又甚明也

楊龜山云令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

張詠再知益州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惆愜詠問李畋曰百姓信我否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詠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稍有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范忠宣公知齊州或勉公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兇悍性好剽刼宜以嚴治之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

官府體貌務在嚴肅坐側不可有他人
牧之位尊嚴群吏俯伏庶民在庭敢有他人干於其側子雖
子弟親賓皆宜屏除巋然獨坐乃中禮也或清晝公退靜夜
無事乃可引接○奉親者晨起詣親所問安乃出受參謁或
父兄尊長在內舍食時公事畢暫自入謁不可使父兄尊長
而坐於政堂

蔡樊翁留守華城有通家少年曳裘入門公罪其門者亟令
少年出舍于門外○李衡齋述源嘗爲成川都護其胤子以
裘服至舍於大門之外白吏請入謁李公曰裘服者不可由
公門不可上政堂命吏毁垣而納之處之內舍躳就而見之

余在谷山間而善之○政堂體頗尊嚴凡齊衰之人緇髡之
人野服之人（蔽偶子 夾袖衣）不可引接於政堂古之人皆然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相接巫祝尼媼之
類尤宜疎絶○雖詩僧可愛者當於游寺之日相見於山間
不宜招之入府雖住持在任者除其參謁而令上廳如有幹
瘼當告者使之文報
象山録云官庭擊攤内舍賽神僧巫雜作鉦鼓嘲轟大非官
府之體若乗牧之出行此怪事是妻子不從令也尤見其家
法蕩然
君子不重則不威為民上者不可不持重

謝安圍棊不輟劉寬羹覆不驚皆平日熟有商度臨事乃免慌忙也府中或有虎狼盜賊水災火患墻崩屋塌之變或蜈蚣蛇虺落於衽席或侍童不慧覆水翻爐并傾焚然不動徐察其理或御吏出道（唱行差事謂之出道）貽報倅至尤宜不變辭色以取譏侮也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頃復白於故處得印度亦不能或問故度曰此必吏盜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柳公權嘗貯桮盂一笥縢緘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忘言不知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

韓魏公在大名府以百金買玉盞一雙耕者得於古塚表裏無瑕絕寶也一日召漕使酌酒一吏誤觸玉盞俱碎公神色不動謂坐客曰物之成毀亦自有時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文潞公出四玉杯勸客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司馬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王文正平生未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唯啖飯問何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

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閱看忽然覺得意思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怒責請啓門外索公弗許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

蔣瑤性寬厚守楊時出市有児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

之瑶曰児幼勿怖也有婦溺水樓窓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瑶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太褻瑶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况其夫何辜

張鎣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朝日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令後酒標須高掛遥遠出

張鎣在官有獄事須急報夜坐東燭趣吏治文書夜半書既就吏袖拂燭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悞耳趣再書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

斷酒絶色屏去聲樂齊遬端嚴如承大祭罔敢游豫以荒以逸

鄭瑄曰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精神以防衆奸已非易事

而耽延銜杯恣情漁色賦詩品奕延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
詞訴愈多事機愈夥豈不嗟哉雞鳴聽政家務盡弁勿以酒
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繫
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
心亦寧矣[illegible]
傳僧佑反于琰琰子翽為令弁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
相傳不以示入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為天下
第一傳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
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梅摯知昭州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

賦之瘴也深文又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仕者不知咎之土瘴不亦謬乎

泉山錄云嗜酒皆客氣也世人誤以為清趣轉生客氣習之既久乃成饕任欲罷不能誠可哀也有飲而酣者有飲而議者有飲而睡者其不酣者自以為無弊然細談贅語吏則苦之熟睡長卧民則怨之何待狂叫亂嚷淫刑濫杖而後害於政哉為牧者不可不斷酒

茶山筆談云每季冬季夏見八道褒貶之目其曰好酒雖平

觴政宜戒其曰非不顧治素此引滿若此之類項背相望猶復沈湎而不省抑何心哉　昔一縣令沈醉不理事監司書考曰醒日亦醉一世傳笑

媼妓縱淫非　古先王之俗後世夷俗漸染於中國遂反吾東為民牧者決不可狎昵娼妓一有所狎其一政一令皆受疑謗雖至公大正之事皆致疑於女謁不亦悶乎每見拙朴淡居之士初狎妓物其沈惑益甚衽席之間密語深誺信如金石不知此物面面流情人性已亡別有情郎無言不淺半夜呫囁朝已滿城而夕達于四境矣平生端士一朝遂為癡人豈不可哀○凡妓物妖艷不宜交睛相望縣考之外而令

八門〇子弟親賓尤宜嚴防若禁戒本嚴設有犯者不至爛漫既發覺不必衆中嗔罵但於客室責其犯禁厥明日賜馬治裝使即還去無亂我政無毀我法為無上方便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時辰此念便息實未嘗往也

趙清獻每絶慾掛父母畫像於卧床中以自監〇柳鳳瑞為北蒔事遇一妖妓排朊不得掛其父柳相國尚運畫像日夜

瞎泣柳相更知其兆惑別日贈之以畫像終亦不禁竟歿於官嗚吁哀哉

張辛崖帥蜀時給澣濯針紉二人辛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遂止○鄭瑄云嗜慾萌生既遂必悔忍過必樂忿怒亦然

張辛崖鎮蜀當游宴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象山錄云牧出入城府見過閭里覺牆頭街上有婦人不宜流目

張詠知益州僚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僚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朝吁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

程彥賓為羅城使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公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反朝訪父母還之皆泣謝

韓祉為監司侍妓數十常置一房終無邪犯諸裨亦不敢狎一日從容問曰久旅有邪眄乎具對以實笑曰豈可以吾之自防而并防人乎但無雜亂而已然色之難忍至於此乎吾嘗為湖西亞使以椧田都會留清州一望妓有絳梅者才色超絕常在傍第三夜睡間伸足忽觸人肌膚問之絳梅也云主官有命不被眄將罪之故冒恥潛入余曰是易耳即命入衾凡十三日同寢終不亂罷事而歸梅也泣余曰尚有情乎

對曰何情之有但無聊故泚耳主官戲之曰梅也遺臭萬年
使君留芳百世矣

趙云仡為江陵府使號石澗不喜接賓客不煩擾民間至今以
清白稱之一日府妓在席上相戲笑公問其故一妓答云妾
夢侍官寢今與諸伴解夢耳公即索筆題曰心似靈犀意已
通不須容易錦衾同莫言太守風情薄先入佳兒吉夢中

朴信少有時譽按江原愛江陵妓紅粧情頗狎重秩滿將還
府尹趙云仡詐云粧已僊去朴悼念不自聊府有鏡浦臺尹
邀廉使出游密令紅粧靚飾艶服別具畫舩選一老官人鬚
眉皓白衣冠魁偉載紅粧又揭彩額題詩其上曰新羅聖代

老安詐千載風流尚未忘聞訛使華游鏡浦蘭舟聊復載紅粧徐徐擊楫八浦口徘徊洲渚間絲管清圓如在空中尹曰此地有仙侶往來但可望不可近也朴涕淚盈睫俄而舟行順風一瞥直前朴駭愕曰必神仙中人熟視乃紅粧也一座拊掌大笑

案朴按使固荒迷矣趙公調戲上官亦非矣余在西邑遇如此事令妓臥病毋得陪游旣罷而直言之按使亦謝之不我怒也

鄭寒岡為安東府使先是官舍有花名妓女者公命剪去權晦谷春蘭問其故答曰人之易惑者莫如色故惡其名而去

之耳
聲樂者民怨之鼓鞴也我心樂而左右之心未必皆樂左右之心皆樂而一城男婦之心未必皆樂一城之心皆樂而四境之內萬民之心未必皆樂其中一有飢寒困乏或羅於刑獄號吁顛連視天無光慘然無生世之樂者一聞鼓樂之音必縐頞努目詬子路而詛于天矣飢者聞之益恨其飢囚者聞之益悲其因孟子今王鼓樂之章不可不深味也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易曰鳴豫凶〇每見奉親者或晬日張樂我以為孝而民則詛之使民詛親非不孝乎若晬日氣行養老之宴則民不詛矣〇設塲試士之日方其進餞宜宴時用

樂不必終席

唐薛平易三鎮而聲樂不聞于家憲宗以治行爲御史大夫

柳觀鉉性儉約其在官對方丈曰不如鄉園鯽魚煮耳聽妓歌曰不如聽隴畮農謳耳

燕游般樂匪民攸忼莫如端居而不動也

朱博前後爲三縣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謂不過三豆）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

李及知杭州性清介惡錢塘風俗侈靡不事游宴

唐錢徽爲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饋饗者徽曰此農畊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

鄭判書尚溭為平安監司二朞而遞終不登練光亭而歸平日
居家待以舉火者四十餘灶有弟病癘瘫醫令食蛇膾公先
自啗之曰其味甚佳汝亦食之
治理既成衆心既樂風流賁飾與民皆樂亦前輩之盛事也
東坡鎮餘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則坡則自湧
金門從一二老兵汎舟絶湖而來飯于普安院倘徉靈隱天
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据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争
辨訟談笑而辨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而歸夾道燈
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為蒼頭能言
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黄幹知安慶府治理既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嫗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

蔡京守永興上元陰雨連綿三日不得出游十七日雨止欲再張燈兩日吏謂常歲張燈所用膏油至多臨時營之决不能辦蔡因取備城庫貯油用之為轉運使所劾　案若是者當為鑒戒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衆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扼卻心頭肉

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憾笙歌無妙曲○康津宰有孌妓欲觀燈四月八日令城中點燈竿高者有賞於是吏校出浦口盡奪船中桅檣遠島之民將赴漁場不可暫留以錢贖之一船皆出二百怨聲滿海故牧之一動難矣

鄭漢奉云有數官人遇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縣令一遊僧舍僧之所費殆折半年之用凡一行之人酒飯烟鞋按例討索又若携妓奏樂倡優雜戲則士女來觀者皆討食於僧僧其堪乎或賜錢米以酬其費雖面前覩給

牧既出門吏奴已攘而去矣或給粃米尺文受米之小券方纔領受也

茶山筆談云去年春余乘小艇游鴛牛島漁村縣監亦來舟至萬德寺游宴余至漁村聞漁人之語曰海船入港口者吏校每一艘討錢二百漁箭在海中者數十處其潮水汐水之所漁咸攘以去皆以縣令之游爲辭嗟縣令何以知之余方夕陽小櫂沿洄葦柳之間望見山腰寺閣紅綠錯行簫鼓方轟而不知漁村諸民側目以詛詈嗟乎爲民上者不亦難乎

簡其騶率温其顔色以詢以訪則民無不悅矣

高麗徐恍爲蔚珎縣令多善政嘗騎牛勸農

朴世樑為新昌縣監百事簡約坐衙無敲吹出門無皁隸非疾病無氣味非大暑不張蓋每當農月吏役皆聽歸田守衙纔數人所須薪蒭使僮僕取給暇則短巾便服荷杖逍遙有時民不能識也

柳誼為洪州牧使乘款段一馬二僮巡行野外遇饁婦發其飯包草具薄者戒其怠惰殽醬多者責其濫侈民情大悦

政堂有讀書聲斯可謂之清士也

人主萬機至煩猶欲其日御經筵誠以聖賢格言浸灌肺腑發之為政自然其益弘多也公事有暇宜取尚書魯論中庸大學及宋名臣錄自警編等書常常誦讀

柳仲郢以禮律身殆生拱手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完平李相公元翼云吾平日亦好看書若居官則束書庋之蚤夜專心公事而已今人作郡讀書此非吾才所能及也出諡狀

李義傳完平孫每治郡無事手不釋卷曰先事而治民不煩而事自省博於古事論議多警人者

武臣元永胄為長興府使權判書徽時為監司書上考曰官齋讀書　先王命置下考○讀書不治事者固可貶也吾所言者時讀聖賢書一二章欲以浸潤肺腑感發善心而已

若夫哦詩賭棋委政下吏者大不可也

成宗朝俞㵢溪好仁乞養為山陰縣監嶺南方伯陛辭上司見曰子故人俞好仁見任山陰卿其斗頓（即扶護之意）方伯竟以不恤民隱哦詩不輟罷黜

金南牕玄成屢典州郡洗手奉職廉聲著世而性甚踈雅不閑吏事不事鞭扑淡然鈴齋終日吟哦好事者為之語曰南牕愛民如子闔境怨咨秋毫無犯官庫板蕩一時傳笑

陶侃為廣州刺史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

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興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棊猶其雅者也近來縣令或於政堂與郎吏邑子傔人之等馬弔江牌竊書達夜體貌之壞至是極矣噫將若之何

循例省事務持大體亦或一道唯時清俗淳位高名重者乃可為也

陸賈曰君子之為治也渾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案漢初承秦之苛欲與民休息故其論多如此庸人慕此挾默萬事其隳矣

汲黯爲東海太守理民好清淨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
而已不必苛黯多病卧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案汲
黯威望素重且能知人而任人故乃能爲此庸夫妄效此法
千家其愁歎聲矣
唐陸象先爲蒲州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苟澄其源
何憂不簡
南宋謝朏守義興不省雜事悉附綱紀曰吾但能作太守耳
○案此所謂持大體也威名素著乃可爲此庸夫效之廢事
隳矣